

# 漢詩在日本(下)

## ●樂恕人(前中國文化大學教授)

### 兩部詩集美不勝收

我和經章兄合著「新日本雜事詩」時，正當我在日本長野縣諏訪郡富士見高原療養所養病時期；因此，高田先生曾有酬贈我的作品如後：

「新詩俊逸逐黃公，描出扶桑風俗工。

養病高原須自愛，晨昏對望岳蓮崇。」

對於他的謬賞，我自然愧不敢當，當時也會奉謝了他一首原韻道：

「沉吟兩載步黃公，獨愧效顰詩未工。

起我頑痴非藥石，一樓烟景四山崇。」

我養病的富士見高原，海拔一千米突；日本的名山之一的「八岳」和「南亞爾卑斯」又近在咫尺，所以高田先生有「晨昏對望岳蓮崇」之句，而我也報之以「一樓烟景四山崇」的句子。

後來，我們不時有詩作的交流和酬唱。

有一年，盛夏中我又重臨高原檢查身體，藉以避開江戶（東京的古稱）紅塵熱浪。高田先生又贈我詩一首：

「養病好對芙蓉碧，吟詠徜徉朝復夕。」

三伏炎塵都下人，洗心遙憶高原客。」

高田先生的寓所在東京都武藏野市，是東京都內，二十三個區外的二十三個市之一。二十三個區稱為「都內」，二十三個市稱為「都下」，他這「都下人」三字用得有關之趣，一為就東京都而言，一為對我在高原上的友人而言。後來，我遷居武藏野市，竟和他成了鄰居。

他贈我的第二首詩，我仍以原韻再酬一首：

「鄉心長繞巴山碧，誰共挑燈風雨夕。」

一臥蓬瀛十八年，夢中那記身為客。」

某年我回到臺北，又和他有信函詩作來往，並且贈送以臺灣佳茗兩罐，他又贈我兩首大作：

其一：

「奉謝樂恕人先生

秋天寥落鳥鳴枝，久誦扶桑雜事詩。

寶島其將如咫尺，費心不隔復奚疑。」

其二：

「晚酌

老來枉自嘆衰軀，晚酌芳醇氣忽蘇。

蕭寂黃昏無客到，天邊孤月使人愉。」

以上鈔錄的是高田先生和我之間酬唱之作。也是我在日本多年，唯一的一位詩作酬唱的名流學者，堪作寶貴的紀念。

另外，我再介紹兩首高田先生的力作，以見他在漢詩上的造詣。

明治初年以迄大正和昭和初期，清廷及中華民國派駐日本的外交使節和有關官員中，不少是在詩文上極有造詣和修養的。頭一位當然是清末的一代詩人黃公度（遵憲），他那時的官職是「參贊」，有如以後的「參事」。他的上司公使何如璋，也是能詩的人。他們和明治中期的日本名流學者，騷人墨客，詩酒之會，盛極一時，留下許多優美的詩篇。

及後，蘇州汪樂寶先生（在臺名流汪公紀兄的尊翁大人）繼任公使，因為汪先生也是大詩家，所以何黃之後的流風遺韻，仍綿延不斷。在汪先生的「思玄堂詩集」中，可見當年中日間的詩酒雅集。

戰後派駐日本的代表團長，和復交後的大使，已不復有此雅興雅集，一以主持人的學養不同，二以時代環境有異，祇記得陳之邁出任大使時

期，曾經邀請過日本當代的漢學家、漢文學家在大使館邸有一次雅集，筵開兩桌；以陳大使的學養，賓主談得極為盡歡，為多年來中國外交使節與日本文人學士相聚一堂的盛會。

事後，高田先生有詩一首贈陳之邁如下：

「陳大使招宴賦此道謝」

回天事業孰成功，君子翩翩駐海東。  
瓊島旌旌標白日，藟丘炎燄煽紅風。  
斯文終古遵王道，黎庶何時遭大同。  
唇齒輔車長結誼，知君樽俎執其中。」

這一首酬贈之作，做得極為妥貼工穩，也算難能可貴，不失為名家之筆了。

高田先生有兩部詩集，量豐富，美不勝收，僅再錄一首，以供讀者欣賞。

「邀鈴木豹軒博士入都聖社雅集賦似諸友  
薰風吹綠樹，丹木何萋萋。  
流鶯迴枝轉，芳草埋幽溪。  
有賓西來移高躅，奚囊萬首盈蘭玉。  
聖社金友開金樽，奉教劇談脫塵俗。  
佳會不常惜殘年，閒愁暫擲醉陶然。  
人生畢竟貴適意，一笑俱傾斗十千。」

高田先生在兩部詩集上，還有許多美好的詩篇，各體俱全。有的是在中國時期所作，有的則是歐美研究時期所作，還有的是和中國友好的酬唱，限於篇幅，不及多多介紹。前面這首古體詩題上所寫的鈴木豹軒，便是近代日本的漢詩大家，早已作古。他們都是崇孔的學者，組有「斯文會」，每年在東京的孔廟「聖堂」祭祀，身着馬

褂長袍，彬彬有禮。還出版有「斯文」月刊，刊佈有關漢學詩文作品。

高田先生的書法，蒼勁拙樸，風格醇美；筆者珍藏着他的尺牘詩稿，作為中日文字姻緣的寶貴紀念。

詩文並茂的木下彪

在臺灣的智識份子，特別是對中國古典文學有興趣的人們，對木下彪這個姓名應當不會陌生。他在當代日本的漢學家中，雖然在著述和名氣上不及安岡正篤、貝塚茂樹、小川環樹、吉川幸次郎等人，但如只以漢文、漢詩而言，他應該是名列前茅的。

因為，有一件不可思議而又有其原故的異事。在歐美，許多漢學家能操中國官話甚至方言，而且能够閱讀古籍，但大多數不能寫作中文，尤其是古體文。

在日本，剛剛有些兒相反。許多漢學家能看古籍，能作漢詩，能寫漢文，但多數不能講中國話。就以寫作中文來說，也遠不能和明治、大正時代的文人相比。

他們當中，寫作古體漢文的，木下彪教授恐怕要算佼佼者之一了。

他青壯年時期，服務「宮內廳」，執掌皇室有關漢文的記室工作。他潛心於漢文漢詩的研讀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十年前，以「古稀」前的老當益壯，曾為「中國文化大學」創辦人張曉峯先生禮聘為「華岡教授」，講授「漢詩」，因此，他的中國文友也甚衆多，筆者也忝居其一。

他的漢詩以七言律詩最多，也最工整。漢文雖好，鄙意仍較明治初期的那一代漢文作者，似覺稍遜一籌。

本文因為只談漢詩，故只簡介幾首木下先生的七律如后。

首先介紹一首他：感時而作三首恭奉總統蔣公中正；其中第一首如下：

「太息東方局勢非，北韓南越事皆違。  
金繪貴國多倫槍，（王倫秦槍）鐵馬渡河無澤飛。（宗澤岳飛）  
仗義唯當扶正統，報恩安得拯危機。

老夫亦有匹夫責，未肯蓬山歌采薇。」

他在上總統蔣公的三首七律中，每一首後面都有跋文數行，對蔣公自然是崇敬感戴，又對大局亦多中肯的批評，誠屬難得。

木下先生一肚子「忠君愛國」的思想（自然也極為反共），亦如其他老一代的漢學家一樣。

（在後起的青壯年漢學者有的則略有不同了）他的傳誦一時，也是他自賞之作，應該算「感事六十首」，全係七律，現選錄三首如下，以見他的功力。

「感事六十首 選錄」

其一：

九重城闕鬱如山，劫後荒涼不忍看。  
金井霜來殘柳瘦，御溝水落敗荷乾。  
駐春閣外鶯迷樹，望岳臺邊草沒欄。  
無復羽林千騎集，愁聞胡帳角聲聞。

其二：

誰料神州有陸沉，狂瀾難障勢駸駸。

行觴免見青衣辱，乘壁驚聞赤幟侵。

舊苑西風餘菊圃，崇祠日落冷松林。

驚鷗一散無消息，不耐蒼茫隔世心。

其三：

流落江湖跡已除，重來輦下對銅駝。

故居寂寞傷鄰笛，十口凋零感逝波。

安得仰瞻新日月，早當恢復舊山河。

國亡家破無窮恨，我比遺山淚更多。

從他六十首感事詩來看，當日本被佔領管制及中國大陸赤化後，他的忠君愛國，與乎反共的思想是極其濃厚的。他的詩風，雖然稍嫌有堆砌的痕迹，但用典對仗，也有其可取處。他對杜詩自然是學得非常用功夫，但對元遺山的詩，可能他受的影響最大，傷時憂國，詩人都有同感。所以他在第六十首的最後一句：「我比遺山淚更多」，就可以想見其心情與詩路了。

他有一首「承易大德寄詩見懷次韻酬之」詩作和跋文，說到他在「中國文化大學」教了八年書，可算是「老臺北」。

茲錄這首七律，以見其心情。

「一住華岡百事更，八年忘却故園情。

双溪水作鷄頭狀，西嶺雲從佛面生。

大雅宜興詩是業，斯文不墜學成城。

愧君今日矜憔悴，贏得金閨籍隸名。」

易大德先生是自由中國的名詩人作家，擔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，曾兼「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」副所長，主辦「中華詩學雜誌」提倡風雅，

不遺餘力。

## 市野澤造詣第一流

朱舜水先生傳道授業在水戶，即在今日的茨城縣境內。茨城大學也是日本的有名學府之一，雖屬地方性的，但以所在地的水戶市，在三百年前有了中國大儒朱舜水先生的流風遺澤，蕪染得茨城大學頗有「家學淵源」。

在茨城大學的中國文學系內，就有一位教授，也是名滿全日本的市野澤寅雄先生。他對中國文學的造詣，不成問題是第一流的。關於中國文學的著述，量豐而質茂，傳誦當世。

筆者和他的交遊，也肇源於拙著「新日本雜事詩」。某年歲暮，我出具請柬，邀請高田眞治、內田泉之助和市野澤諸位老先生在東京最有名的「赤坂四川飯店」餐敘，臨時只到了五六位文友；其中就有市野澤老先生，另外兩位老先生高田眞治和內田泉之助因為年事已高，歲暮天寒，住處也遙遠，僅寄了卡片向我致謝致歉。可是，市野澤先生以近八十高齡，遠從水戶坐了幾小時快車，再換市內交通，趕到「四川飯店」，而且還攜帶水戶名產乙大盒送我，真是令人既快慰又感動。

以後幾年當中，他和我通訊也較多，還送了我幾冊著述，其中就有由他主編的「杜牧」，是屬於「漢詩大系」內洋洋二十三冊之一。

他還用漢文寫過長信給我，雖然有些句子，仍嫌日文味道過重，但也算得難能可貴了。

他的漢詩，我在漢詩文專刊「雅友」上讀到

過幾首，特為選錄在此，以供讀者欣賞。

首先介紹兩首七律：

「寓歎

前賢緒論可書紳，刻篆雕蟲婢效顰。

摒擋舊懷徒諷夢，輯航今學略知津。

亡錐活計從頭冷，退步機關到底貧。

舖敝斯文無小補，解嘲寧復付詵詵。

謾言

逢訕每覺故吾非，但以勞生懶釋譏。

譯藝未詳言志訣，學儒難用說塵機。

綠衣公論終關我，滄海橫流云見幾。

依舊瘦軀纔刺得，任他世上愛輕肥。」

從他這兩首七律看來，此老是一位道地的學究型文士；畢生努力治學，不苟不怠，是一位了不起的讀書人。

他的故鄉水戶，是明末大儒朱舜水夫子僑居過年的地方。朱夫子在水戶藩主優遇下傳道授業，教育出來許多日本近代的智識份子，大有助於「明治維新」的偉業。

水戶最有名的「偕樂園」，每年春暖時節，幾百株古梅怒放，從全日本各地前去的「觀梅」仕女，在星期天，可能在二三十萬人；特別從東京上野驛開出的「觀梅列車」，和觀梅巴士，自用車，把水戶擠得水洩不通，人山人海。

市野澤老先生有過一首「夢梅花」的七絕道

「蒼古無常態度休，背人照影寫羅浮。

香南雲北庸論故，夢裏華胥結撰不？」

此老的孤芳自賞，從這首小詩可以看得出來。

水戶的「借樂園」，十年前我曾獨自往遊。那種觀梅的情況，就如日本人對櫻花的「花見」一樣，市貶如雲，人潮如湧，根本毫無風雅的情趣。在日本有的梅鄉、梅林、梅園……：最好不要上水戶去。即使要去一次，也千萬不可在週末假日前往。

寫到此處，又想念起市野澤老先生曾兩次給我信，邀約我去遊水戶，一賞「借樂園」的梅花；一去雲龍山麓，展謁朱舜水夫人的墓地。

可惜世事多，俗務忙，到今天還未能應邀前往。但是這個心願得趕快實現；因為市野澤老先生已經八秩晉三了。

### 清水先生嚶鳴求友

由於贈送『新日本雜事誌』拙著而結識的日本文友之一的清水茂先生，是京都大學（前京都帝國大學）中國文學系的教授。照他的函件看來，他應該晚於中國文學權威之一的吉川幸次郎先生。可惜我每次過京都總是匆匆忙忙，前往拜訪清水先生的宿願，始終還未實現。

我們依照日本習慣，每年至少有兩次互相寄送明信片式的賀卡。一次是盛夏的「暑中御見舞」；另一次則是「謹賀新年」。

清水先生每次在賀卡上，必有新篇排印着。多數是五七言古體，有時則是七言律詩。

現選錄他的一首五言古體和七律兩首，以見他的漢詩的成就。

### 醉歌用韓退之落齒韻

碌碌復碌碌，徒然益年齒。  
華髮侵雙鬢，癡心猶未已。  
嗚咽固無習，飲酒曷能止。  
乘醉或荒唐，醒後多悔恥。  
狂狷恐得罪，欲抑却氣死。  
後生信可畏，落牙不由己。  
嘉遯雖所願，妻孥需薪水。  
敢陷塵網中，甘受籠鳥比。  
景仰伊氏學，德行慙無似。  
終世一布衣，仁齋真偉矣。  
繡讀字義書，嘆其有網紀。  
批駁晦庵意，屢出拙筆指。  
言性與天道，虛靈不可恃。  
生常不息，道竟在卑爾。  
此語誠明瑩，豁然開聽視。  
操觚貴高論，誰知學習喜。

孜孜治遺經，聊斟醇酒美。  
舉世醒與醉，豈復問屈子。

### 詠懷古跡五首用杜少陵韻（選錄二首）

漢高定鼎終南下，光武中興伊洛間。  
明帝涼臺只磚壁，茂陵陪塚自丘山。  
火燒驪柳猶猶在，水洗龍門人不還。  
若欲但觀遺制威，請君望隴度函關。  
橫行六駿玄陵門，相守翠微唯舊村。  
浙瀝濕衣膏雨潤，鴻濛飛頂瑞雲昏。  
茂功三戰能留墓，敬德三鞭肯鎮魂。  
文物曾云頗師古，褚書歐筆尚堪論。

筆者有志撰述自古迄今中日詩人交遊酬唱的專書，一以蒐集的資料尚不齊備。二以別的寫作和俗務太多，短期尚不能着筆。因此此篇權作預報，留待時機成熟時，撰成付梓，作為中日文史交流的一點貢獻。民國六十九年國慶前夕，寫成於臺北自由之家。（全文完）

## 聖文叢書 民國奇才交往錄

陳頤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本書係名教育家陳頤教授精心傑作。要目有：幽默大師林語堂、梁啟超的感情世界、徐志摩與林長民、八閩奇才辜鴻銘、海軍奇才嚴復、譯壇怪傑林琴南、詩壇奇才陳石遺、憶先師陳寶琛、懷戴傳賢老師、劉以芬老師的風範、中國之友伊芳廷、十硯老人黃任、蘇友仁志行高潔、憶戴仲玉兄、福建協和大學滄桑、江山任遊遊等篇，王成聖教授作序，內容精彩篇篇可讀，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臺幣壹佰陸拾元，優待中外雜誌讀者祇收壹佰叁拾元。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